乡宴烟

暖

岁月流金

鲁 迅故 里 的 沉 思

今年阳春三月,我有幸出席在杭州 举办为期五天的中国当代散文创作学 术高峰论坛暨第七届当代散文精选颁 奖盛典,共同探讨"散文突围与升华"破 界寻光之路,见证优秀作品的荣光时 刻。活动期间,还组织到绍兴、杭州文化 采风,以江南山水为媒,探寻文学与地 域的深度联结

那天清晨,天朗气爽,惠风和畅。我 们来自全国各省、海外的作家一行132 人,第一站深入绍兴腹地,踏上了鲁迅故 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 其作品思想性、艺术性,已到了炉火纯青 的境地,堪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里程碑。 毛主席曾给鲁迅极高的评价:"他是民族 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 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员,然而他的思想、行 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我喜欢鲁迅的作品,无论是在中学 的课本里,还是工作后购买其作品集, 我无数次拜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故乡》《祝福》《狂人日记》《孔乙 己》《药》等名篇。作品里,鲁迅经常把底 层民众描写得迂腐、软弱、麻木,并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读后心情颇为沉重,但 是他让人们认识到国民的问题所在和 人性的弱点,以略带犀利的语言、讥讽 的文风,唤起了一批底层民众的觉醒, 推动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怀着崇敬和仰慕之情,我急切走进 鲁迅故里,寻找鲁迅作品人物和景物的 踪迹,将中学时代课本场景具象化。穿 过熙熙攘攘的人流,我来到了鲁迅祖 居,朱红色的大门庄重肃穆,迈进门槛, 庭院深深,书写着"德寿堂"的宅院里, 雕梁画栋刻着昔日的繁华。然而,家道 中落,父亲重病,像一把钝刀割肉般地 消耗着这个曾经富足的家庭。族人们的 冷漠目光,邻坊间的流言蜚语,刺痛着 少年鲁迅的心。鲁迅从富足到困顿的巨 大落差,让他过早地品尝到世态炎凉。 他离开绍兴另寻求学出路,最后远赴日 本留学学医。

一场"幻灯片"电影事件,又改变了 鲁迅的人生轨迹。在日本,鲁迅从影片 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军处决时,围观的 中国留学生叫好,愚昧到极点。鲁迅深 受刺激 看清了国民灵魂里"看客"的某 因,笃定了弃医从文的决心。他意识到, 即使国民身体强壮,如果精神愚昧,依 然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他弃医从文, 希望通过文学唤醒国民的意识,这一思 想贯穿了鲁迅的一生,成为他文学创作

祖居参观完毕,拐了几道弯,看见 几只乌篷船停靠河边,走过水乡的石拱 桥,三味书屋便出现眼前。屋内,鲁迅刻 的"早"字依然醒目。我想起《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里的描写,鲁迅在这里度 过了一段充满书香与童趣的时光。但这 份宁静,很快被时代的洪流所打破。封 建教育的刻板,就像一把无形的枷锁, 束缚着孩子们的思想。鲁迅先生以笔为 剑,刺破了这沉闷的教育体制,呼吁人 们打破旧有的束缚,追求自由和光明。

顺着小路边,会看见一堵矮矮的墙 和一片菜地,这里曾是鲁迅小时候的乐 园——百草园。园中的景色如初中课本 所叙,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 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还有鸣蝉、黄 蜂、叫天子等。在百草园里,我努力寻找 鲁迅笔下的景物,而游客的欢笑声打破 了我的沉思,但我的眼前似乎出现《祝 福》里祥林嫂的身影。她在封建礼教的 压迫下,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四处流浪, 最后落在人们的冷漠和嘲笑之中,带着 无尽的痛苦和迷茫,在新年的祝福声中 死去。而周围的人们,对于她的悲剧无 动于衷,甚至将她的不幸当作笑料。这 是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人们对人性冷漠

沿着青石板路,又继续往前行走, 咸亨酒店的招牌酒旗在风中摇晃。咸亨 酒店,有着独特的水乡主题,位置也很 方便,就在三味书屋附近,出门左边大 约一百米就是。店门口,孔乙己的雕像 孤独地立着,长衫上的补丁似乎在诉说 着他的悲惨命运。进得酒店,我仿佛听 到"温一碗酒"的声音,看到孔乙己排出 几文大钱,要一碗酒和一碟茴香豆的场 景。孔乙己被社会边缘化,却又无法摆 脱封建思想的禁锢,酒客们的哄笑,刺 痛着孔乙己的心,他已成为旧科举制度

而眼前的咸亨酒店传出来的哄笑 声,这又让我想起《药》里的情形:华老栓 为了给儿子治肺痨病,迷信吃上人血馒 头可治愈。印象中,鲁迅笔下茶馆的人们 对此津津乐道,全然不知自己的愚昧。那 蘸在馒头的血,竟是革命者夏瑜的血,其 牺牲未被群众所理解,反被当作茶余饭 后的谈资。革命者喊出"这大清的天下是 我们大家的"时,换来的是从茶客嘴里说 出"疯了"的嘲讽。鲁迅是通过《药》的创 作,试图用文字唤醒国民的精神。正如鲁 迅在《呐喊》自序所言,要"揭出病苦,引 起疗效的注意",将笔触化作医治国民劣 根性的精神觉醒之药。

不知不觉走出鲁迅故里,我思绪万 千。鲁迅作品笔下那些麻木不仁的人物 及"看客",虽然化为历史,但他们所反映 的人性弱点,在当今社会仍然以新的形 式存在。面对老人的摔倒,我们是扶起 来,还是成为冷漠的旁观者?看到他人遇 到难处,是助人一臂之力,还是选择沉 默?尤其是那些为了牟取暴利而制造假 药、生产有毒食品的不良商家,从来没有 良心发现吗?难道同胞的生命安全,在他 们眼里真的一文不值、不屑一顾吗?

远处,绍兴的乌篷船,载着游客沿着 平静的河面缓缓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但 鲁迅的精神会消失吗?不会!鲁迅犀利的 文字,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什么是 人性,也让我们反思社会现象。我想,鲁 迅的精神没有过时,也不会消失,它就像 日夜的星辰,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

了肥胖的中年妇女。白菜花越长越茂盛, 再不能一棵棵来形容,而是一丛丛了。窗 下园边,有了一团团的绿,顶着一簇簇的

花香透过窗缝,芬芳满屋。这时,祖母 会告诫我们不要碰花,她安详地坐在一 旁守望着,唯恐猫狗去捕捉蝴蝶蜜蜂, 弄坏白菜花的蓬勃。那段日子,温暖的 阳光,黄灿的白菜花,穿着藏青衣裳的 祖母……小院中这幅色彩分明的场景, 一直印在我的心头。

慢慢地,随着白菜花的凋谢,枝头冒 出一串串细长的绿色种荚,接着种荚长 大,里面鼓起一个个凸点。眼见它的外皮 由绿转白,继而干枯。此时祖母更忙碌 了,为了防止种荚崩裂,她不断地巡视, 摘下成熟的种荚。直至把所有的种荚摘

接下来,祖母将白菜种荚晾晒后,装 入袋子,摔打几下,种荚开裂破碎,拂去 荚皮,便剩下了紫红色、小米粒大小的白 菜种子。祖母把种子聚拢起来,用簸箕颠 去杂质,然后戴上老花镜,仔细在桌子上

仅仅八九棵的白菜花,最后竟收获

很多年过去,祖母的白菜花,以及 她自得其乐培育白菜的过程,已然在我 的生命里种下了一丛丛的眷恋。小小 的白菜花,盛开出祖母的老年日子—— 如何心怀美好地活着。

刀郎,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 名字,近年来在华语乐坛横空出 世,凭借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 情的歌词征服了无数乐迷,以其 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成 功地引起了广泛关注。

为什么刀郎的音乐能够如此 打动人心?他的歌曲不仅旋律优 美,更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 民族自信,更是对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深情呼应。

很多人喜欢刀郎,是先从刀 郎所创作的歌曲之特色殊异的优 美旋律开始的。继而,读他的歌词, 发现像诗像画、意境深远、有情有 义,还有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而 品他的歌曲,又像回顾我们曲折 多舛,浸泡在酸甜苦辣中的漫漫 人生。

人们喜欢刀郎音乐,实质上 是喜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喜 欢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刀郎文 化现象,是"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 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理论结出

刀郎音乐,有着深深的家国

刀郎的音乐,宛如春日明媚 的阳光,温暖而又充满力量,唤醒 了无数听众心中对家国的热爱与 对生活的思考。在这片辽阔的华 夏大地上,他的音乐将继续流淌,

刀郎,他的音乐宛如一条流 淌着深情的河流,承载着浓厚的 家国情怀。

他的歌声里,有对广袤大地 的深深眷恋。那是对祖国山川的 赞美,仿佛能让人看到壮丽的长 城蜿蜒于山峦之间,雄伟的黄河 奔腾不息。他用音符描绘出大地 的辽阔,让我们感受到这片土地 的厚重与深沉。

他的歌词中,蕴含着对平凡 百姓生活的关注与关怀。那是对 辛勤劳作人们的敬意,是对人间 烟火中温暖情感的歌颂。他以独 特的视角,展现出普通人生活中 的喜怒哀乐,让我们在歌声中找 到共鸣,体会到家的温馨与安宁。

刀郎的家国情怀,不仅是对 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更是对民 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他将传统 的音乐元素融入现代的旋律之 中,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他的音乐就像一盏明灯,照 亮了我们心中对家国的热爱与牵 回 家 与 悟人生 K 心 灵 情 共 怀 鸣 的 歌

挂。在他的歌声中,我们感受到了 团结的力量,感受到了共同奋斗

刀郎,以他的音乐为笔,以家 国情怀为墨,书写出一幅幅感人 至深的画卷,让我们在聆听中,更 加珍惜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更 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和家园。

刀郎,这个名字在音乐的天 空中熠熠生辉,他的作品如同一 股温暖而深沉的力量,蕴含着浓 郁的家国情怀。

他的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 从祖国的山川河流中汲取而来, 带着大地的气息,带着岁月的沉 淀。那悠扬的旋律,像是在诉说着 古老的故事,讲述着这片土地上 的兴衰荣辱,让我们的心灵为之

他歌唱着家乡的田野、村庄 和亲人,那质朴的情感如同田间 的麦浪,一波一波地荡漾在我们 的心间。他用歌声描绘出家乡的 炊烟袅袅,描绘出邻里之间的亲 切问候,让我们在繁华喧嚣的世 界中,重新找回那份纯真与宁静。

刀郎的家国情怀,不仅仅停 留在对家乡的热爱,更体现在对 民族精神的弘扬与传承上。他的 歌曲中,有对勤劳勇敢的人民的 赞美,有对坚韧不拔意志的歌颂。 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在风雨 中屹立不倒的脊梁,听到了无数 平凡人心中的梦想与追求

在他的音乐世界里,家国不 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而生 动的画面,是我们可以触摸、可以

感受的温暖。他用独特的艺术表 达方式,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 了家国的意义,让我们对这片土 地的热爱愈发深沉。

刀郎,以音乐为桥梁,连接着 我们与家国的情感纽带,让我们 在他的旋律中,找到了归属,找到

包含《红星照我去战斗》《十送红 军》《绣红旗》《九九艳阳天》《共产 党来了苦变甜》《再见吧,妈妈》 《映山红》《翻身农奴把歌唱》《我 的祖国》等红色歌曲。除此之外, 刀郎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永远的 兄弟》《永远的战士》是为军人而 歌;《去伊犁的路上》是为强疆而 歌;《牧羊人》歌唱的是西汉时期 出使西域饱受摧折、矢志爱国的 苏武牧羊的故事;《中国的孩子》 讲述了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感 恩;《荣誉》《就是现在》是为北京 奥运会创作的主题歌;《爱是你 我》是呼吁救助遭受印度洋地震 与海啸灾民的公益歌曲……

递正能量,还歌唱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和文化自信。

为例,新近创作的11首歌曲,都取 材于各地的山歌,与现代音乐融 会贯通创作而成:《序曲》取材广 西山歌调;《花妖》取材天津时调; 《颠倒歌》取材江南栽秧号子;《画 壁》取材江苏绣荷包调;《镜听》取 材自南北朝时就流行的闹五更 调;《画皮》取材山东银纽丝调;《路 南柯》取材流传于甘肃青海的没 奈何调;《罗刹海市》取材东北靠 山调;《翩翩》取材湖南道情调;《珠 儿》取材河北吹歌;《未来的底片》 取材广泛流行于中华大地的说书 调。刀郎创作并演唱的歌曲,绝大 部分是讴歌国,讴歌家,讴歌善良、 信义,也即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刀郎展现的不仅是个人的艺 术追求,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刀 郎的歌声如同春风,轻轻拂过我 们内心的角落,唤醒了对传统美 德的记忆。通过山歌这种表现形 式,他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中华 文化的根本就在于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家国的情怀。就在这份情怀 中,我们看到了文化复兴的希望 和力量;刀郎的存在如同一剂清 流,让我们在音乐中寻找到属于 自己的感动与归属,也让我们重 新认识了何为家国情怀。

当儿子用手机定预制菜宴席时,我突然想起 了1987年冬夜的那场乡宴,柴火灶台上翻滚的不 只是食物,更是一个族群用美味对抗漂泊的史 诗。在我童年的记忆深处,最开心的就是吃丰收 了。吃丰收是我家乡的方言,其实就是吃酒席的 意思。现在网络购物方便,手指印一点,好吃的东 西琳琅满目。但在我们出生的80年代,物质还是 相对匮乏,每次家乡有人办宴席,有好多美食,就

主人在自家摆席,通常会自己去采购新鲜食 材,请当地家乡厨师现煮。而如今的餐饮业,为了缩 短出餐时间、降低人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使用预 制菜的普遍率很高。社会不断进步,也有些人认为 预制菜缺乏锅气,少了以前传统宴席的烟火气息。

欢天喜地

在宴席的前一天午饭后,就要先用砖头搭好 3-5个的大灶头,准备好柴火,我记得办席的分工 也是很分明的,还有人专门负责添柴火。接着就 是搭棚子、摆桌椅、备料,还有各种洗洗切切。以 前是那种临时搭的露天厨房,里面有两个很高很 大的木架子,那时我个子还小,够都够不着。每个 木架子,至少有10层左右,每一层都放一个又大 又圆的簸箕,每个簸箕都分门别类的放着不同的 美味食材,看得我口水直淌。

由于厨房是露天的,会安排几个人通宵看守, 有时恰逢冬季,寒风刺骨,北风裹着松枝燃烧的噼 啪声撞进帐篷,守灶人蜷在火光边缘,指尖摩挲着 冻硬的围裙。油锅渐沸的滋滋声混着花生香气漫 过旷野,与十里外墟场的山歌遥相应和

第二天正午,吃席的时间到了,爸妈回来领我 去吃席。这次宴席掌勺是炳叔,他总叼着竹烟斗, 他抡炒勺的右臂有块烫疤,据说是学做烊鱼时油 星迸溅的"勋章"。他盯着逐渐发黄的面糊突然低 吼:"火再旺半寸!"学徒慌忙添柴,油花霎时绽成 金菊——这分寸,他用了三十年丈量。

那时的我不懂,为什么炳叔做完最后一道什 锦,总要对着空灶台发会儿呆。直到多年后看见 拆迁中的老祠堂,才明白他凝望的,是随时光流逝 而坍圮的"规矩"

我的家乡龙岩是一座拥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 古城,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这里有着 独特的人文景观以及独特的饮食文化。说起我们 这的传统菜肴,道道都是经典美食,发财太平宴 鸡卷、酥肉、烊鱼、什锦、猪脚、槟榔芋、萝卜焖牛 腩、笋干扣肉、牛筋汤、蒸姜鸡、糍粑、海参鲍鱼、八 宝饭……说到这,唾沫星子都四处飞溅了。

"不出烊鱼什锦,不成宴席。"这个说法一直根 植于老一辈人的思想里,但凡摆宴席,一定不能少 了烊鱼和什锦这两道菜。这两道菜的做法也很考 究的,所谓的"烊鱼",源自于客家人"以形补缺"的 生存智慧,在南迁途中,难获鲜鱼,故使用肉糜塑 形寄托"年年有余",用油炸工艺更利于山野跋涉 时保存食物,将颠沛化作舌尖的永恒。"什锦"这道 菜,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一种甜品,为 了方便保存,外皮由一层薄薄的蛋皮包裹而成,这 个蛋皮制作是有相当难度的,要做到蛋皮薄而不 破,非常考验手艺人的经验。薄如蝉翼的蛋皮里 面包裹的是肥肉丁、白糖饼子、冬瓜条、山橘子、油 葱、花生米等,咬一口下去,满口流芳。什锦寓意 着甜甜蜜蜜的幸福生活,也体现了客家人勤劳俭 朴的传统美德。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如今扫码即达的宴席, 却少了守夜人的呵气成霜,那些在灶火中淬炼的 生存智慧,是否也随着预制调料包消散在风里?

黄,装点着祖母简陋的小院和生活。

花开正盛时,一排明媚,映黄窗户;

干净了,它枯萎的躯体才被祖母拔了。

挑来拣去,选出了饱满的种子。

两大碗的种子。祖母留了些种子,剩下的 用纸包成一个个小包, 左邻右舍送几包。 来人串门,祖母总是热情地问:"你家有 白菜种子吗?"说着递上一小包种子,"我 这白菜种子好啊,黄菜心,没有筋……" 看着别人收下,祖母一脸心满意足。

 \equiv 詹汉行带领琼纵儋县五大队的

詹汉行这个姓名,就会神不守舍地两 针对日益险恶的斗争形势, 琼纵 司令员冯白驹给詹汉行他们作出了最 新指示,即"坚持内线,挺出外线"。詹 汉行所部就在澄(澄迈县)、临(临高

1943年1月,儋县二大队在队长 符志行、政委张诚军的指挥下,于儋县 洛基乡再次伏击日军共12辆军车,击 毙日伪军40多人。

是年4月,三大队又在临高县美万 岭歼灭伪军王厚生部,并俘敌20多人。

再到5月,二大队符志行、政委林荫 森又率两个中队挺出外线作战,在儋县 兴贤乡迈格村,与日伪军展开岛上最大

孤 岛 战 旗 红

红色长篇小说连载

李盛

华

一战,激战一昼夜,毙、伤敌人60多名。 到了1945年的8月31日,詹汉行

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共海南琼崖纵队, 前往儋县中学(即现在儋州市的新州 中学),接受大日本"皇军"驻琼西"特 遣分队"的无条件投降。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好消息也传到了白

马井镇。詹家的长者和"伏波庙"里的住 持庙祝聚首商议,决定将祖上传下来的 镇庙之宝"伏波鞭",授予詹氏最优秀的 后代詹汉行,以表彰他与儋县子弟兵在 抗击日寇的反法西斯斗争中所取得的 伟大胜利,勉励他们为了海南岛的自由 和解放,继续奋勇杀敌,保岛护民。

詹汉行得知家里人传来的口信, 匣子里,从不示人,故而神秘异常。

神圣隆重的"授鞭"仪式,就在伏

保存"伏波鞭"的花梨木长匣子置 于庙台之上、伏波将军路博德的神像 之下。詹氏人家先分几辈人按照辈分, 依次上前磕头上香。其他各乡镇来的 村民代表,则依次鱼贯而入,祭拜古代 列祖列宗。

则不顾时下白马井镇还被国民党和当 地土匪盘踞着,立即率领四百余名琼 纵战士,披星戴月秘密赶回家乡。他知 道,二千多年以来,"伏波鞭"是由詹氏 家族世代收藏保管至今,平时一直深 藏在詹氏长老那里。每年只是到了大 年初一或八月十五,才会"请"出来供 后人祭拜。神鞭保存在精致的花梨木

(未完待续)

三亚小东海

■ 吉才惠

南海之滨,鹿城的阳光尽情地释 放自己。初春的暖意,已悄然而至,温 润着我的心田。

洁白的沙滩上,椰风习习,轻言细 语,似是迎候故人的到来。

穿过岁月的风尘,初次见你。

阳光下,椰影婆娑。翠绿的山峦 与蔚蓝的海水相依相偎,不离不弃。 一幅美丽迷人的山海画卷,丰富了我 的想象。你宛如鹿回头传说中的黎家 少女,温婉恬静,怎能不让人怦然心

涛声依旧,不知疲惫。浪花一次 次亲吻我的双脚,好像有堆积多年的 情愫, 迫不及待地向我倾诉……

这些年,生活赠予我的,有愉悦, 也有痛楚。我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拥抱每一天的日出日落。

小东海,与你的初次邂逅,我已珍 藏心底。从此,生命的旅程愈发丰盈, 也多了一份长久的念想。

馨香

袓 的 菜花

王

天暖土软,年迈的祖母在窗前的园边 刨了几个土坑,将屋内多盆白菜花移栽到 坑里。培土浇水,小园的边上,窗台的下方 便袅袅地站立着八九棵秀丽的白菜花。

去岁深秋收白菜,祖母特意挑上根 系发达,肥硕的白菜保留着。冬季,这些 棵白菜的叶、心被祖母做成了菜,根部削 成圆锥状,一一栽到花盆里。我质疑祖母 怎么在窗台摆一溜儿丑陋的白菜根,祖 母却笑道:"这样多好啊,以后会更好 看。"不久,那宛若小碉堡似的白菜根渐 渐生出新的叶片、枝条,甚至新的花骨朵 来,果然如祖母说的,新鲜美丽得很。

自从被祖母移栽到院子里,原先花 盆中显得单薄的白菜花,经过几日阳光 春风的照拂,大地的滋养,焕发了新的生 机。它们不断地抽枝吐叶,变得更加粗壮 蓬松起来,仿佛由一个个婀娜的少女,成

(接上期)

战士们,在洛基三片坡伏击全歼日本 兵巡逻车队的捷报,像一次掠过琼岛 的春风,瞬间就吹遍了整个琼西。百姓 们奔走相告,日伪军的"蚕食""扫荡" 也就偃旗息鼓。几个据点的鬼子龟缩 在炮楼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听到 腿瑟瑟发抖。

县)、儋(县)地区,频繁伏击日伪军,取 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终于

刀郎出过《红色经典》专辑,

刀郎不仅歌唱家国情怀,传

以刀郎的新专辑《山歌寥哉》

山水有 香 (水彩画

王家儒

作

同诗苑撷芳